

叶赛宁的语言个性研究

王亚男

吉林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 吉林 长春

收稿日期: 2026年3月17日; 录用日期: 2026年4月20日; 发布日期: 2026年4月30日

摘要

语言个性理论自提出至今, 一直受到学者们的广泛关注。本文分为三部分, 首先详细介绍了语言个性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并着重描述了卡拉乌洛夫提出的语言个性的三层级结构, 其次, 本研究结合叶赛宁的成长背景, 从社会历史背景和语言学研究转向两个维度分析了该理论的产生动因, 并梳理了从早期雏形到当代拓展的发展脉络。再次, 本研究聚焦于叶赛宁的诗歌与散文作品, 从词汇选择的独特性、修辞手法的创新性以及语用策略的情感化倾向三个层面, 系统剖析了其语言个性的具体表现, 旨在为深入理解叶赛宁的文学创作风格提供新的学术视角, 同时推动不同文化间的相互认同。

关键词

语言个性理论, 叶赛宁, 个性

On the Linguistic Individuality of Yesenin

Yanan Wa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Jilin

Received: March 17, 2026; accepted: April 20, 2026; published: April 30, 2026

Abstract

The theory of linguistic individuality has been extensively explored by scholars since its inception. This paper is structured into three sections. First, it offers a comprehensive overview of the origin and evolution of the theory of linguistic individuality, with a specific emphasis on the three-tiered framework of linguistic individuality put forward by Karaulov. Second, drawing on Yesenin's developmental background,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catalysts underlying the theory's emergence from two perspectives: the socio-historical context and the paradigm shift in linguistic research, while also delineating its developmental trajectory from early conceptualization to contemporary extensions. Third, centering on Yesenin's poetic and prose works, this study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 concrete manifestations of his linguistic individuality across three dimensions: the distinctiveness of lexical choices, the creativity of

rhetorical techniques, and the emotional underpinnings of pragmatic strategies. The objective is to furnish a novel academic lens for a more profound comprehension of Yesenin's literary stylistic features and to facilitate cross-cultural mutual understanding.

Keywords

Linguistic Individuality, Yesenin, Personality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跨文化交流日益频繁，语言个性研究成为语言学领域的一个重要课题。语言个性不仅是语言使用者在语言交际中的独特表现，也是其文化身份和价值观的体现。叶赛宁作为俄罗斯著名的诗人，其语言个性具有独特的魅力。他的诗歌语言既体现了个人的情感与思想，又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文化氛围。在叶赛宁的作品中，可以发现他善于运用丰富的词汇、独特的修辞手法以及巧妙的语用策略，这些都构成了他鲜明的语言个性。通过深入研究叶赛宁的语言风格，不仅可以更好地理解其文学创作的内涵，还能进一步探讨俄罗斯语言文化的深层特征，为跨文化交流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2. 语言个性理论的产生与发展

2.1. 产生背景

语言个性理论的产生背景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初，当时语言学、心理学和人类学等学科开始交叉融合，学者们逐渐意识到语言不仅仅是交流的工具，更是反映和塑造个性的重要因素。早期的语言学家如索绪尔和乔姆斯基，虽然主要关注语言的结构和规则，但他们的研究为后来的语言个性理论奠定了基础。

20 世纪中期，随着心理语言学的兴起，学者们开始探讨语言与思维、个性之间的关系。维果茨基的社会文化理论强调了语言在认知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认为语言是社会文化活动的产物，同时也是塑造个体思维和个性的工具。这一观点为语言个性理论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

与此同时，人类学家如萨丕尔和沃尔夫提出了语言相对论，认为语言结构影响说话者的世界观和认知方式。这一理论进一步推动了语言与个性关系的研究，为语言个性理论的产生提供了丰富的实证材料和理论依据。

2.2. 语言个性理论的发展历程

“个性”作为一个复杂且多维的概念，在不同学科中有着不同的界定和研究方法。人文学科以及自然科学各自从独特的视角探讨个性的本质和形成机制。在哲学领域，个性通常被视为个体独特的本质和身份。哲学家如康德和黑格尔强调个性的自由意志和自我意识，认为个性是个体在道德和理性选择中的表现。历史学对个性的界定则更多地关注个体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和影响。社会学对个性的界定则强调个体与社会结构的互动。米德和戈夫曼认为，个性是在社会互动和角色扮演中形成的。在生物学领域，个性被视为个体在遗传和进化过程中的适应性特征。

语言个性理论作为语言学专项研究范畴，核心围绕“语言与人的主体关联性”展开，其早期发展仅停留在概念萌芽阶段，未形成系统理论框架。20 世纪 20 至 30 年代，“语言个性”表述首次进入学界视

野,语言学家维诺格拉多夫在论著中初步提及该概念,仅作辅助论述未展开专项论证;魏斯格贝尔在1927年的《母语和心智形成》一书中写道:“语言的全民族最宝贵的文化财富,仅凭个人自身的语言个性,没有人能够精通语言,相反,只有在其所述的语言群体中,一个人掌握语言的能力才能不断提高。”^[1]他结合语言群体与个体语言能力谈及这一词组,但其研究核心聚焦语言文化属性,并未构建起独立的语言个性理论体系,这一阶段仅为理论萌芽,无系统性成果落地。

20世纪中后期,学界虽逐步关注语言与个体的内在关联,相关交叉学科理论也为该领域提供了辅助研究思路,但始终未明确语言个性的核心定义与专属研究范畴,研究偏向泛化零散。直至20世纪80年代,俄罗斯语言学界聚焦这一命题实现突破,俄罗斯语言学家卡拉乌洛夫正式将“语言个性”确立为独立语言学研究范畴,并构建起完整理论体系,成为本研究解析叶赛宁语言风格的核心理论支撑。

1982年俄罗斯语言和文学教师国际协会第六次大会召开,会上俄罗斯著名语言学家卡拉乌洛夫首次提出语言个性理论,自此,语言个性成为一个专门的术语。之后他还发表了若干篇论文对该理论构架、目的、意义等作了进一步的论述和完善。他将语言个性的研究对象归纳为语言的主体——人 and 人说的语言,并从心理语言学和语言教学论角度总结了语言个性呈现的三个层面:掌握语言、理解语言和使用语言过程中的“语义”、“认知”、“语用”。卡拉乌洛夫将其定格为“零、一、二”层级。零层级——语义层,是个人的词汇总量,包括词汇和语法两方面。第一层级——语言认知层,由词汇概念、语汇功能(等级关系、语义场)和概念化的语句组成,主要反映个体对世界的认知状况,揭示和确立语言个性的世界图景。第二层级——语用层,由交际活动需要、交际形式及其情景、角色和话语样式等成分组成,主要体现在由个性的交际动机或目的、意向等引起的交际行为中。就强度而言,三者为递增的关系。当然,他们也处在相互依存的关系之中,他们之间在某些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2]。

自从卡拉乌洛夫提出语言个性理论以来,研究此理论的著作或论文层出不穷,但基本都被限制在心理语言学研究的范畴,其他研究方向的著作并不丰富。这与卡拉乌洛夫奠定的基调有关。当代俄罗斯语言学界语言个性理论的研究呈现多角度、多层面、多视角的倾向。如博杜恩德·库尔德内感兴趣的是作为社会语言形式的容载的语言个性,各种社会交叉点的语言个性。此外,克拉斯内赫以及普洛霍罗夫等学者从跨文化交际学、认知语言学、语用学等角度对语言个性进行了建构和阐释。

3. 俄罗斯学界对叶赛宁语言个性的研究及其成长经历对其语言个性形成的影响

叶赛宁作为具有标志性的田园抒情诗人,其语言风格是俄罗斯文学与语言学领域的核心研究课题,研究积累深厚、视角丰富多样,总体可划分为传统文学研究与语言学交叉研究两大方向。传统文学研究多聚焦于叶赛宁语言的乡土特质、抒情特性、民间文学底蕴以及质朴诗意的修辞特点,着重剖析其诗歌中的自然意象、乡村符号以及抒情语调,侧重于从文学审美、文化溯源、诗学特征等角度对其风格特点进行定性归纳。随着语言个性理论在俄罗斯的广泛传播,学界逐渐从语言学维度切入对叶赛宁的研究,主要聚焦于以下四个方向:其一为方言词汇与修辞研究,学者们围绕叶赛宁作品中的梁赞方言、乡土口语展开系统梳理,分析其对民间词汇的创造性运用,相关语言词典也已完成词汇层面的基础量化梳理;其二为认知概念研究,围绕“故乡”“自然”等核心概念开展概念场与认知图景分析,挖掘其语言背后的民族文化认知逻辑;其三为诗性句法研究,关注其诗歌特殊句式、句法结构与抒情表达之间的内在联系;其四为语言文化学研究,从文化视角解读其语言中的民族符号与民间文学基因。本研究立足俄罗斯学界现有研究成果,充分吸纳传统文学研究对叶赛宁语言乡土性、抒情性、民族性的经典判断,尊重学界对其语言风格的基础共识,同时承接卡拉乌洛夫语言个性理论的核心框架,以及俄罗斯后续学者的理论拓展成果,将研究从风格总结,推进至语言个性的生成逻辑、层级结构与表达机制层面,为语言个性理论在文学领域的应用提供案例。

语言个性的形成与其家庭、周围环境密不可分。叶赛宁作为俄罗斯“乡村最后一位诗人”，其诗歌语言既保留着浓郁的民间文学色彩，又兼具古典文学的典雅与现代主义的先锋性，形成了质朴真诚、意象鲜活、韵律灵动且情感深沉的独特语言个性。这种语言个性并非单纯的艺术选择，而是其成长环境、教育背景、人生际遇与时代变革共同作用的结果。从梁赞乡村的童年启蒙，到教会学校的系统教育，再到莫斯科都市的文化冲击与精神洗礼，叶赛宁的人生轨迹与其语言风格的形成呈现出清晰的对应关系。

乡村童年生活是叶赛宁语言个性的原生土壤。叶赛宁自小生长于俄罗斯的乡村，由于父母感情不和，不到三岁就寄养在外祖父家中。叶赛宁在生活方面得到了外祖父母无微不至的照料，在教育上则是没有受到太多约束，在两个成年的舅舅带领下在乡间随意玩耍[3]。诗人曾对乡村的一草一木都有着浓厚的情感，大自然的景物也成为诗人日后的创作源泉以及精神家园。外祖母讲述的童话、传说、民谣与谚语，构成了他最早的审美启蒙，使其诗歌天然带有民歌式的节奏、重复句式与朗朗上口的韵律感。这种民间基因直接塑造了其语言的通俗性与音乐性，使其诗句自然流畅、贴近生活，极少使用晦涩生硬的书面语。同时，童年与自然朝夕相伴的经历，使其形成了以白桦、田野、河流、月光、牲畜等乡土物象为核心的意象系统。他善于以拟人化的方式赋予自然万物以生命与情感，语言朴素而富有灵性，充满泥土气息与田园诗意。可以说，乡村生活赋予叶赛宁最本真的情感表达方式，奠定了其诗歌真诚、质朴、清新的语言底色。

教会学校与师范教育则为其语言注入了典雅性与规范性，实现了民间诗性与文学修养的融合。在接受乡村基础教育与教会师范学校训练的过程中，叶赛宁系统学习了俄语语法、修辞、古典文学与宗教文本。这一阶段的教育使其掌握了严谨的语言结构、精致的修辞技巧与典雅的抒情方式，突破了单纯民间口语的局限。宗教文化的熏陶更使其诗歌带有一种虔诚、沉静而略带神秘的抒情气质，部分作品呈现出灵魂叩问式的深沉表达。在古典文学的影响下，他的语言在保持自然质朴的同时，增强了表现力与审美层次，实现了口语化与文学性的统一。正是这种教育经历，使叶赛宁从民间歌谣的传唱者，成长为具备自觉审美意识的诗人。

抵达莫斯科后，叶赛宁接触并融入了象征主义、意象派等现代主义文学潮流，积极参与文艺团体的创作活动与思想交流，艺术视野显著拓宽。他不再局限于单纯的田园抒情风格，开始探索意象的重组、跳跃与对比手法，语言表达更具张力与实验性。革命时期的社会变革、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冲突以及个人情感的起伏波动，使其诗歌创作从清新的田园牧歌逐渐转向对生命、时代与命运的深刻反思，语言风格中融入了忧郁、迷惘与内省的色彩。在其后期作品中，乡土意象与都市意象相互交织，个人情感与时代精神相融合，语言既保留了民歌式的自然韵律，又兼具现代诗歌的思想深度与艺术表现力。莫斯科的都市生活体验与现代主义文艺思潮的熏陶，共同推动其语言个性走向成熟与多元化。

4. 叶赛宁作品中的语言个性

4.1. 词汇学角度

词汇是反映作者本人词汇偏好最好的代表性材料，能很好地体现作者的语言个性。叶赛宁作为俄罗斯抒情诗的代表人物，其语言个性鲜明且极具辨识度。从词汇学角度审视，叶赛宁的诗歌语言在词汇选择、语体构成、构词特点及语义指向等层面均呈现出稳定的个人特征，形成了独属于“叶赛宁式”的抒情词汇体系。

叶赛宁的词汇场高度集中，以乡土自然与乡村生活为核心。他的诗歌高频使用白桦、田野、露水、农舍、家畜等具象词汇，构建出封闭而纯净的乡村意象世界。叶赛宁的很多诗歌中白桦都是一个重要的意象，比如在《我是最后一个乡村诗人》中诗人如是写道“我是最后一个乡村诗人， / 在诗中歌唱简陋的木桥， / 站在落叶纷缤的白桦间， / 参加它们诀别前的祈祷。……”白桦成为乡村残破落后景象的一

个缩影[4]。这类词汇构成其诗歌的基础词汇层，具有极强的标志性。与之相对，工业、城市、政治及抽象理论类词汇极少出现，使其词汇系统呈现出鲜明的乡土性与抒情性，区别于同时代其他诗人。

在语体色彩上，叶赛宁融合民间口语词汇与诗歌书面语，形成朴素又细腻的语体风格。他大量运用日常口语词、民间称谓与简单动词，语言自然亲切，贴近民间话语传统；同时借助温柔、寂静、金色等诗意图形形容词提升抒情效果。这种口语基础上的诗化处理，使其语言既通俗质朴，又富有艺术感染力，避免了晦涩与浮夸。

从构词特点来看，叶赛宁偏爱单音节、双音节原生词与基础词汇，句式简洁、节奏轻盈。其诗歌中派生词、复合学术词汇与复杂构词形式使用有限，词汇结构简单透明。这种选择强化了语言的音乐性与画面感，使其诗歌读来柔和流畅，契合其温柔忧郁的抒情基调。

在语义层面，叶赛宁坚持以具象承载抽象，用具象词汇表达情感与心灵体验。他极少直接使用空洞的抽象概念，而是借助自然景物、色彩、光线等可感知意象，传递忧伤、孤独、爱恋与纯真等内在情绪。其情感词汇体系稳定，多围绕温柔、纯净、忧郁等基调展开，极少出现尖锐、激烈、批判色彩的词汇，形成统一而温和的情感语义场。

4.2. 修辞学角度

从修辞学视角来看，他摒弃复杂晦涩的修辞技巧，以自然质朴为核心，在比喻、拟人、通感、叠词等修辞的运用上形成了独特风格，既扎根于俄罗斯民间话语传统，又融入个人抒情特质，构建出温柔、忧郁且充满乡土气息的修辞体系，成为其诗歌语言最鲜明的标识。

比喻是叶赛宁最常用的修辞手法，其核心特征是“具象化、乡土化”，拒绝抽象化喻体。他始终以乡村自然景物为喻体，将抽象的情感与心灵体验转化为可感知的具象事物，贴合其诗歌的乡土基调。例如，在《白桦》中，他将白桦枝头的积雪比作“雪绣的花边”“洁白的流苏”，以乡村常见的刺绣、流苏为喻，既贴合其熟悉的生活场景，又生动描绘出雪后白桦的清丽姿态，将对自然的喜爱藏于质朴比喻之中；他也常将“忧伤”比作“白桦树上的晨露”，将“思念”比作“田野上的晚风”，喻体均源自其熟悉的乡村世界，既朴素自然、不事雕琢，又精准传递出细腻绵长的情感。这种比喻修辞不追求华丽辞藻的堆砌，以“直白中见深情”为鲜明特点，区别于同时代诗人复杂的隐喻体系，凸显出其质朴纯粹的语言个性。

叶赛宁的诗比喻新奇，联想大胆。同时，他从象征派那里学到了高超的象征和通感等手法，并加上了自己的特性[5]。通感与叠词的运用，进一步丰富了叶赛宁语言的表现力，凸显其细腻的抒情个性。通感修辞打破感官界限，将视觉、听觉、触觉融合，如用“温柔的光”传递听觉的静谧，用“清凉的歌声”传递视觉的澄澈，让诗歌语言更具画面感与感染力。叠词的运用则注重节奏与韵律，如“轻轻的、软软的、静静的”等叠词，既强化了语言的音乐性，又贴合其温柔忧郁的抒情基调，让情感表达更显细腻绵长，避免了生硬直白。

拟人修辞的运用，赋予自然景物以人的情感与灵性，是叶赛宁语言个性的重要体现。他将白桦、田野、河流、星辰等乡村意象人格化，让自然与诗人的心灵产生共鸣，形成“人景共生”的抒情效果。在《白桦》中，他写下“白桦四周徜徉着，姗姗来迟的朝霞，它向白雪皑皑的树枝，又抹一层银色的光华”，将朝霞拟人化为“姗姗来迟”“徜徉”的行者，赋予其悠闲的情态，又用“抹”这一人的动作，让朝霞与白桦的互动更显亲切，尽显自然的灵动；他笔下的白桦“披着银霜，默默低语”，河流“带着忧伤，缓缓前行”，星辰“眨着眼睛，守护夜色”，这种拟人手法并非刻意雕琢，而是情感的自然流露，仿佛诗人正与自然万物倾心对话。这一修辞既强化了诗歌的抒情张力，又彰显出他对乡村自然的深厚眷恋，鲜明体现出“万物有灵”的审美追求。

此外，叶赛宁的修辞运用始终坚持“简约克制”，极少使用夸张、排比等强烈的修辞手法，也不堆砌

华丽辞藻，以“简约见深情”为核心。他的修辞选择始终服务于情感表达与乡土主题，每一种修辞的运用都恰到好处，既保留了俄罗斯民间诗歌的质朴特质，又融入了个人的心灵体验，形成了“质朴而不粗糙，抒情而不浮夸”的修辞风格。

4.3. 语用学角度

叶赛宁的语言个性不仅体现在词汇、修辞层面，更在语用实践中得以鲜明彰显。从语用学视角审视，叶赛宁的诗歌语言始终坚守“抒情为本、自然为核”的语用原则，在言语行为、语境适配、语用意图及交际风格上形成独特特质，结合具体诗作实例可看出，其语用选择既贴合个人心灵表达，又扎根民间话语传统，构建出兼具抒情性与质朴性的语用体系。

在言语行为的分析层面，叶赛宁的诗歌以“抒情性陈述”为重心，极少采用指令性或祈使性的强势言语行为，从而凸显其温和和内敛的语用特性。其诗歌的本质可视为“心灵独白式”的陈述，通过直接的言语表达内心的情感，避免了刻意的情感煽动，却能实现情感的自然传递。例如，在《我记得》中，“我记得，我记得，在金色的黄昏，我曾把你搂在温热的怀中”，通过简单的陈述句式，直接传递对过往的眷恋之情，言语行为简洁克制，无多余修饰，却将思念之情藏于平实表述之中，体现了“以陈述传深情”的语用特点。

从语境适配角度看，叶赛宁始终将语言置于“乡村自然语境”之中，语用表达与乡土场景高度契合，拒绝了脱离自然的抽象表达。其诗歌语用始终围绕乡村意象展开，言语选择贴合乡村生活的质朴氛围，形成了“语境与语用共生”的特点。在《乡村》中，“我来到这片荒僻的林地，采撷着蓝色的风铃草”，言语简洁质朴，无华丽辞藻，贴合乡村林地的静谧语境，既符合民间话语的表达习惯，又精准传递出对乡村的热爱，彰显其乡土化的语用倾向。

叶赛宁作品的核心意图是“情感宣泄与自然礼赞”，语用表达始终服务于这一核心意图，形成统一的语用指向。他不追求复杂的语用隐喻，也不刻意传递深刻的哲理，而是通过简单直白的言语，将内心的温柔、忧郁与对自然的眷恋直接表达。如《白桦》中“在我的窗前，有一棵白桦，仿佛涂上银霜，披了一身雪花”，语用意图明确，即赞美白桦的清丽与自然的纯净，言语表达与语用意图高度一致，无冗余信息，体现了“简约直白”的语用个性。

此外，叶赛宁以“平等对话式”为核心，打破了诗人与读者、人与自然之间的隔阂，形成了亲切自然的语用风格。其诗歌仿佛是与自然、与读者的倾心交谈，无居高临下的姿态，言语温和亲切。如《夜》中“河水悄悄流入梦乡，幽暗的松林失去喧响”，以平和的语气描绘夜色，仿佛在与读者分享眼中的乡村夜景，拉近了与读者的距离，也体现了他与自然平等共生的语用追求。

5. 结语

“个性”是人在遗传及后天环境影响下形成的内在、具有倾向性且稳定的精神气质面貌。在同一民族文化背景下，个体的个性既会呈现出共有的民族性格，同时又因遗传、家庭、社会角色等多种因素的作用，成为独一无二、区别于他人的个体特质。本研究通过对语言个性理论的演进历程进行系统梳理，深入探讨了叶赛宁成长历程中的关键阶段对其语言个性塑造的深远影响，并从词汇学、修辞学、语用学三个维度对其作品中的语言特征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其诗歌语言所展现的质朴真诚的情感表达、生动的乡土意象、流畅的韵律节奏以及内敛的语用风格，共同构筑了具有鲜明个性的“叶赛宁式”诗歌语言体系。该体系不仅为当时历史时期的文学贡献了独特的艺术成就，也为后世提供了理解诗人个体与语言、时代关系的宝贵案例。这不仅为跨文化交际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还有助于提升文化交流的效果，推动不同文化间的相互认同。

参考文献

- [1] 何旭红. 俄语语言个性理论的源流与发展[J]. 语文学刊(外语教育教学), 2015(3): 14-16.
- [2] 赵爱国. 语言个性理论及其研究[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3(12): 11-14.
- [3] 刘佩文. 叶赛宁诗歌中的自然、女性与精神危机[J]. 世界文化, 2021(11): 27-31.
- [4] 王兆玮. “麦子”与“白桦”: 海子与叶赛宁的诗歌创作对比[J]. 文学教育(上), 2020(9): 115-117.
- [5] 刘丽辉. 叶赛宁诗歌创作个性特征研究[J]. 理论观察, 2008(3): 130-131.